

山东地方戏曲

牛头山

(大弦子戏)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劇 中 人 物

(宋朝)

岳 飞

岳 云

牛 皋

康 王

王 貴

湯 怀

何元庆

余化龙

張 宪

中 軍

刀斧手及宋兵●

(金朝)

金兀朮

金彈子

哈迷蚩

中 軍

刀斧手

金 兵

金花月儿照

金花月儿明

} 統称金將

第一場

〔大帳，兵引岳飞上場。〕

岳飞：（引子）遭圍困，盼救兵，心緒不寧。

（詩）君臣被圍牛頭山，

千鈞一髮非等閑。

一旦搬得救兵到，

救出重圍凱歌還。

俺！保宋大元帥岳飞！可恨金兵進犯，奸臣賣國，金陵陷于兀朮之手，將俺君臣圍在牛頭山上，也曾命牛皋下山搬糧，岳云回朝搬兵，數日不見回營，叫本帥好不憂慮也！

（唱塌抱龍台）

為大宋，保社稷，忠心赤胆，

遭不幸，被困在牛頭高山。

盼牛皋，望岳云，盼望不到，

斷糧草，無救兵，望斷雲山。

〔報子上。〕

報子：報！

岳飞：講！

報子：金彈子山下討戰！

岳飞：噫……？再探！

〔報子下。〕

岳飞：哎呀且住，聞听人言，金彈子十分驍勇，兀朮有了

这个臂膀，这便如何是好？有了！众将进帐！

〔王贵，汤怀，余化龙，何元庆，张宪齐上。〕

宋 将：元帅有何令传？

岳 飞：金营调来大将金弹子，山下讨战，本帅要出阵会他！

王 贵：元帅！杀鷄馬用牛刀，让俺王贵会他一陣。

岳 飞：且慢，兀朮援军初到，虚实不明，今日交锋非比寻常，阵前看本帅眼色行事！

宋 将：记下了！

岳 飞：带马杀！

〔宋兵与金兵对敌后列兩廂。〕

岳 飞：兀朮又来送死！

兀 朮：我那王儿身临中原，要拿你帐前献功！

岳 飞：一派胡言，众将杀！

兀 朮：儿啊！与我杀！

〔兀朮与岳飞登高場。〕

〔岳飞以令旗挥众将輪战金弹子，最后王贵败阵，金弹子追下。〕

岳 飞：（暗点头）倒也厉害。

〔黑兵押粮車引牛皋上。〕

牛 皋：马来呀！

（唱八板靠）

烏雕大馬似流星，

心急那管路不平，

大小儿郎，快往前涌！

何处傳來厮杀声？

黑 兵：王将军陷入重圍！

牛 皋：嘿！将粮草押送山顶，牛二爷上阵去了！

〔黑兵押粮下。王贵败上场。〕

王 贵：二哥快杀。

牛 皋：兄弟，往二哥的马后跑噯！

〔王贵下，牛皋迎抵金弹子。〕

金弹子：啊！黑蛮报名！

牛 皋：你爷爷牛皋，小鞭儿报名！

金弹子：大金邦二殿下金弹子是也！

牛 皋：呸！什么金蛋子，银蛋子，一鞭打你八半子，招家伙哇。

（唱高勾儿腔）

大喊三声震塌天，

人有精神马撒欢。

岳 飞：鞭儿不必逞强，本帅自有擒儿之日！

〔岳飞挥令旗命牛皋收兵，牛皋不听。〕

牛 皋：（接唱）

牛皋三日未鏖战，

憋的七窍冒青烟，

今日来到两军阵，

拿不住鞭儿我不回还！

岳 飞：三军的，鸣金收兵！

〔鑼响，金弹子架住牛皋的鞭。〕

牛 皋：小鞭儿莫非怯战？

金弹子：小主不曾怯战，只因你那元帅鸣金收兵！

牛 皋：兵将撤去，你可敢与爷爷单杀独战？

金弹子：小王不惧！杀！

〔二人又大战。〕

岳 飞：啊！三军的，二次鸣金！

牛 皋：額……（唱高勾儿腔）

耳旁又听銅鑼响，

倒叫牛皋怒满腔。

岳 飞：急速收兵！

牛 皋：啊……（接唱）

小韃儿不把首級献，

一鞭叫你見閻王！

〔二人不分胜敗。〕

岳 飞：三次鳴金！

牛 皋：哇……嘿！（上山，見岳飞）紅日不落，元帥為何
鳴金？

岳 飞：援軍到來，自有破敵之策，回營去吧！

金彈子：黑匹夫，你敢下山來麼？

牛 皋：哇……馬來，馬來！

岳 飞：免戰牌挂出！（下山回營）

牛 皋：（暴跳如雷）哇……。

兀 朮：哈哈哈哈哈！真乃天助孤家成功也！王兒收兵回營，
叔王與你賀功！

金彈子：牛皋啊黑匹夫！你的黑頭，暫且寄下，明日再取不
遲！（下）

牛 皋：啊？……帶馬追！（兵不語）帶馬！（兵仍不語）
啊這……（看牌急躁）

兀 朮：哈哈……牛皋，你家元帥他敗了！（伸小手指）
噯！他敗了！他被我王兒打怕了！哈哈……（欲下）

牛 皋：（搗起一塊石頭砸下去）去你娘的吧！

兀 朮：啊？黑匹夫！孤家謝謝你這一片實（石）意！
（下）

牛 皋：啊！元帅！待俺追上前去，将那鞋儿的猴头找掉，你再挂那免战牌儿不迟……马来……

岳 飞：（幕内）违令者斩！

牛 皋：啊？……气煞人了！三军的，好好把守前营，待俺与元帅辩理。（下）

宋 兵：啊！

〔厮杀声中，岳云飞马上场。〕

岳 云：（唱高勾儿腔）

遵了父帅一支令，
金門搬取勤王兵。
去时杀开了生死徑，
回来金囚又扎满营，
岳云壯壯杀人胆，
杀他个地裂与山崩。

〔岳云下场，牛皋上山头。〕

牛 皋：（唱高抱龙台）

战鼓响山摇地动，
山下傳來厮杀声，
只杀的天昏地暗，
睁虎目望之不清。

宋 兵：禀將軍！有人与金兵鏖战。

牛 皋：鏖战嘛……（見牌）噫……（磨拳擦掌自打自手）

宋 兵：牛爷，你这是怎么样了？

牛 皋：爷爷的一双黑手好痒哇！这……噯，噯孩儿們，把爷的鋼鞭拿来！

宋 兵：元帅不准出战，牛爷要鞭何用？

牛 皋：孩儿們，爷爷的黑手痒的难忍，你把那鋼鞭拿来，

放在爷的虎掌以内，爷不交战，就这么用力握上两握……（握兵头）

宋 兵：哎哟，哎哟，我受不住啊，我的牛老爷！

牛 皋：也就不痒了，快拿，快拿！

宋 兵：是，是，你老人家别再握我的脑袋瓜子就行，握碎了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给你！

〔战鼓阵起，马嘶。〕

牛 皋：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（用鞭捣心窝）

宋 兵：牛爷，你又怎么样了？

牛 皋：战鼓一响，爷爷的心里怎么跳得这么狠哪？

宋 兵：那好办，你老人家把铁甲掀开，用青铜宝剑这么戳它几下就好了！

牛 皋：哇！哇！放肆的东西，恁爷爷就这么一个心来保宋主，那能乱戳？（战鼓大作，牛皋急不可耐的看牌）哇……真把俺老牛气死了噯！……噯！身为大将，那有不遵帅令之理，你看俺老牛将两耳掩了，将双眼闭的紧紧的，战鼓你狠敲！免战牌你狠挂！俺老牛不听不看你又当怎样哪……孩儿们！大帅有令不准出战，那个擅自出兵，就要嘎啦脑袋的。咱爷们在这高岗之上风凉风凉吧！别管那些闲事！（战鼓响，牛皋掩耳不及）啊……它又响了，它又响了！

〔牛皋急下，留宋兵在山头上。〕

岳 云：（上场，唱勾儿腔垛子）

闖过一营又一营，
杀不尽的韃儿兵，
马滚汗珠银甲乱，
岳云双眼冒金星。

不知杀贼有多少，
血染黄沙遍地红，
何惧番奴百万众，
牛头山显显俺岳家兵。

〔岳云与金兵滚下。

宋 兵：啊？乱马营中好似岳公子的模样？……

牛 皋：（急上）啊？那里？那里？岳云，我的儿……马来，马来，马来呀！

宋 兵：元帅晓知军法不容！

牛 皋：呸！我那岳云儿子被困金营，生死不明，那管他什么免战牌不免战牌，拿过来吧！（夺马下山，与金兵迎敌，金兵败下）儿啊，往二叔这里杀！

岳 云：叔父哇！

牛 皋：别那么叔啊大呀的，咱爷们打了个胜仗，随二叔上山报功！

（唱耍孩儿）

咱二人，把鞭摇，
大军宝帐报功劳，
咱武将保主多荣耀。

岳 云：（接唱耍孩儿）

骂兀朮，小儿曹，
竟敢兴兵犯天朝，
俺父子岂肯把你饶。

牛 皋：（合唱耍孩儿尾）

等只等勤王兵到，
管杀他狗命难逃。

岳 云：啊？宋营前哨，为何将免战牌儿挂起？

牛 皋：（故装不知）咦……好威武的营門，为何把个方方的托盤挂在半空哪？

岳 云：叔父，这是免战牌儿啊！

牛 皋：免战牌儿？着！是个免战牌儿！儿啊！咱爷們打的是胜仗哪！噯！別管这些，回营报功去吧！

岳 云：且慢，为儿領了父帅將令，單人独驥，下山搬兵，踹了金营，杀退他数十万韃兵，如今四路救兵看看就到，二兵合一，一战必胜，为何將这免战牌儿高高挂起？

牛 皋：咦……（背白）听他的口气，倒与俺老牛对了心眼儿哪……（想介）有了，有了，（向岳云）儿啊！如今眼看就要一战成功，为何將这免战牌高高挂起？

岳 云：为儿問你！

牛 皋：下山搬粮刚刚回来，我怎知道噯？

岳 云：咦……是了！

牛 皋：咦……是了！

岳 云：叔父，莫非你猜着了？

牛 皋：姪儿，莫非你猜着了？

岳 云：这……

牛 皋：小孩子家，心眼儿少，恁二叔一猜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哪！

岳 云：你講！

牛 皋：二叔搬粮不在营中，你家父帅被那兀虎杀怕了，他不敢出陣，才將这个买卖挂上的，你父帅的事情咱管他不了解，上山报功去吧！

岳 云：噯！我家父帅乃是百战百胜的名將，当年在那爱华山前杀的兀虎伏在雕鞍大叫岳爷爷饒命，如今山下也不

过几个小小鞋儿，焉能怕他不成？

牛 皋：着啊！如今山下不过几个小小鞋儿，焉能提到話下，却为何将这个买卖挂上咬？这……

岳 云：是了！

牛 皋：是了！

岳 云：叔父你又猜着了！

牛 皋：我又猜着了！

岳 云：你講！

牛 皋：这……还是你家父帅被那兀朮杀怕了！

岳 云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！

牛 皋：准是的，准是的！

岳 云：噯！不是！

牛 皋：噯！不是你父帅怯战所挂，难道是你岳云挂的不成？

岳 云：这……

牛 皋：什么？

岳 云：呸！定是营下出了贪生怕死之輩，背了我家父帅偷将这免战牌儿挂上……

牛 皋：呸……嘿嘿，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們也真有些道道儿！

岳 云：免战牌高挂不要紧，岂不辱沒了我父帅的体面啊！这……

牛 皋：着啊！免战牌高挂不要紧，岂不辱沒了我大將牛皋的威名啊？这……

岳 云：我家父帅乃是有名的元帅！

牛 皋：恁牛二叔也是不含乎的大將，这一下子把俺哥們的臉丢完了！

岳 云：若被敗兵看見，那兀朮岂不要笑我父帅无能啊！这……令人可惱！

牛 皋：宋王曉知，也不怪俺大哥治兵不严啊！这……令人可惱！

岳 云：惱了哇……

牛 皋：儿啊！惱了也是枉然，难道还能把它砸了不成？

岳 云：（唱桂枝香）

心头火起，怒在心里，

岳家軍頂天立地！

何人敢把父帥欺，

惹番奴耍笑，

牛 皋：宋王怪罪，俺大哥南杀北战汗馬功劳都完了！

岳 云：（接唱桂枝香）

損父帥名譽。

銀錘举起，

牛 皋：那是金牌，砸也砸不爛啊？

岳 云：（打牌）（接唱桂枝香）

金牌落地。

上山报与父帥曉，

查出此人定不依。

叫人可惱！

牛 皋：你砸的好！

岳 云：叫人可惱！

牛 皋：你砸的好！

岳 云：真正的叫人可惱哇！（下）

牛 皋：我的好乖乖，你砸的可真好哇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早就想砸了这个买卖，这一下子，可把我老牛的悶气出了个干净。哈哈哈哈哈。（下）

第 二 場

〔岳飞大帳。〕

岳 飞：（内唱慢勾儿腔）

牛头山下来鏖战，（兵引岳飞上场。）

又见兀虎把兵添。

我儿搬兵不回轉，

常叫本帅挂心間。

（下轉高勾儿腔）

岳云若有好和歹，

叫我忠孝难双全。

无救兵圣上难脱險，

失娇儿岳門断香烟。

（下轉勾儿腔垛子）

望救兵望得云山断，

想娇儿想得夜难眠。

将身打坐大軍帳，

哎！满腹憂慮心不安。

中 軍：（上）稟元帅！免战牌被人打碎！

岳 飞：啊？何人竟敢如此大胆，与我綁进帳来！

中 軍：这……中軍不知！

岳 飞：哇！

中 軍：啊！（急跪）

岳 飞：与我着实講来，恕你无罪！

中 軍：这……

〔牛皋率岳云上。

岳 云：（对）杀金囚胆战心惊，

牛 皋：（对）见元帅先占头功。

儿啊！进得帐去，将你马踏金营之事，一五一十向你父帅讲个清清楚楚。你家父帅奏明圣上，得封我几个兵马统制的官儿哪！

岳 云：为儿年幼，担之不起。

牛 皋：哎！什么是担之不起，分明是嫌那兵马统制不过是一马上的战将，显不得咱爷们的威风……对！咱不要兵马统制，他得封你个四路总先行。

岳 云：四路总先行，乃是二叔的官职，为儿怎敢要求？

牛 皋：对！对！大宋营中只有一个四路总先行，被俺牛皋占去，那能有这许多的总先锋？……有了，不免请万岁封我几个太子少保，对，对，太子少保，太子少保！我儿做了太子少保，那是咱爷们的体面，呵呵哈哈……

（拉岳云进帐）

岳 飞：哇！大胆的中军，有人将免战牌儿打碎，你就该对我依实而讲，为何吞吞吐吐？

牛 皋：呀……（急忙抬腿后退）

岳 云：叔父为何进而又退？

牛 皋：额！（不叫岳云讲话）

中 军：元帅息怒，那一免战牌儿乃是……

牛 皋：嘿！（比手势不叫讲）

岳 飞：你与我讲！

中 军：乃是……

牛 皋：哇！（比手势，中军若讲牛皋便杀）

岳 飞：啊？……（从中军的神色中发现牛皋）帐外何人？

牛 皋：額！……末將牛皋。

岳 飞：不在前營，到此何事？

牛 皋：（大胆進帳）稟元帥，岳雲回山來了！

岳 飞：啊？岳雲回山來了？

牛 皋：着！岳雲回山來了！

〔牛皋用腳踢中軍，叫他走，中軍不敢走。〕

岳 飞：叫他帳外候令，中軍上跪！

中 軍：是！

牛 皋：哎！岳雲有軍令在身，元帥就該急速問他救兵如何？

岳 飞：呸，呸！中軍站過去！

牛 皋：（用腳踢中軍）出帳去吧！

岳 飞：嗯！

牛 皋：別走！一旁侍候着！

岳 飞：快喚那岳雲進帳！

牛 皋：岳雲進帳！

岳 云：父帥在上，為兒交令。

岳 飞：兒啊，你回來了？

岳 云：為兒回來了！

岳 飞：呸，呸，（上下打量）兒啊，你這銀盔為何不整？

岳 云：沖殺了金邦二十五座營頭。

岳 飞：（猛見岳雲身有血跡，急忙離坐）兒啊，你那銀甲為何染紅？

岳 云：鎚打他密密叢叢的韃兵。

岳 飞：（放心了）好，好，好！（入坐）不愧岳家之後。
岳 云！

岳 云：兒在！

岳 飞：我問你搬兵之事？

岳 云：現有傳總兵的呈文，父帥看過。

岳 飞：（看信）呸，四路救兵随后即到，我君臣还朝有日了！

牛 皋：呵呵，哈哈……俺那儿子立下一件大功嘍！岳云！將你那關山之事向你父帥講上一遍，咱爷們好請功受賞！

岳 飞：儿啊！为父軍务繁忙，不講也罢，功劳簿上記儿大功一件，后帳歇兵去吧！

牛 皋：着！儿啊，后帳歇兵去吧，中軍，元帅軍务繁忙，有俺先鋒官侍候，你与我把守营門去吧！

岳 飞：嗯！

牛 皋：別走！（欲拉岳云下）

中 軍：（拉牛皋）將軍……

岳 飞：哇？好个大胆的中軍，免战牌儿被何人打碎，你若实講，恕你无罪，若不实講，定斬不容！

中 軍：元帅！那一免战牌儿被……

牛 皋：哼！（決不准講的手勢）

中 軍：何人打碎，中軍不知！

岳 飞：推出斬！（左右推中軍下）

岳 云：刀下留人！父帥！那一免战牌乃是为儿打碎！

岳 飞：啊？是你打碎？……（愕然，不能相信）

牛 皋：（背白）糟糕，你这个糊涂小子，誰叫你講来？

岳 飞：呸呀！……岳云！那一免战牌儿当真是你打碎？

岳 云：当真是为儿打碎！

岳 飞：呸……中軍放回！

中 軍：謝元帅不斬之恩！

岳 飞：（揮手不語）

牛 皋：出去，出去！

〔中軍下。〕

岳 飞：岳云！那一免战牌儿果是我儿打碎？

岳 云：果是为儿打碎！

牛 皋：哎呀！（偷上前拉岳云）岳云，你家父帅已查清問明，沒你的事了，后帳歇兵去吧！

岳 云：是！（欲走）

岳 飞：奴才！

岳 云：父帅！（跪下）

岳 飞：那免战牌乃是軍中大令，你这奴才竟敢打碎，你，你，你，……好大的胆！

牛 皋：（旁白）牛皋啊牛皋！你乃是宋营的先锋，怎么把大帅的軍令就忘怀了啊？唉！你忘的好！忘的妙！該打……

岳 云：父帅，为儿有下情容禀！

牛 皋：对，我儿將你怎样單騎闖山，怎样錘打金兵，一字不漏的与你家父帅講来！

岳 飞：哇！事到如今还講的什么；本帅兴兵以来，馬上將軍，步下儿郎，个个遵令，人人效力，独有你个奴才竟敢將牌打碎，岳云！你可知軍中大法？

岳 云：为儿不知！

牛 皋：对！元帅，有道是：“不知者无罪”。

岳 飞：嘿！奴才既然不知，待为父教訓于你……（摸令箭）

牛 皋：啊？元帅息怒，岳云年幼无知，待末將教訓于他。

啊！岳云，小奴才！那免战牌儿乃是軍中大令，你个奴才怎么能胡敲乱打？

岳 云：二叔你……

牛 皋：噫！（示意不叫岳云还口）今日念你年幼无知，且